

平等閣筆記

函一
四冊 函

平等閣筆記卷三

馬湘伯先生言。歐洲有瞽者。設一書肆。凡人之索書者。向架上索取。歷歷不爽。人猶以爲其記憶力強也。一日。偕衆人出獵。夜深迷路。且失方向。衆皆惶急。於是此瞽乃凝神片時。先定方向。次指歸路。報紙喧傳。以爲神異。

楊仁山先生言。凡人五根均有二。一爲浮塵根。一爲勝義根。楞嚴經中。阿那律陀以喜眠。佛呵之。乃七日夜不眠。失其雙目。佛示以照明金剛三昧。得不因眼觀見十方。清香洞然。如觀掌果。阿那律陀佛堂弟過去。以一飯施辟支佛。感九十一劫受如意樂。多樂睡眠。如來呵云。咄。胡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乃不睡。失目後。修金剛三昧。得天眼通。浮塵根者。眼如葡萄。朶耳如新卷葉。鼻如雙垂爪。舌如初偃月。身如腰鼓。頰意如幽室。見勝義根者。即如來藏性顯發妙用。寄

於六根。而能見聞。艱嘗覺知者也。浮塵根。因四大假合而成。若非勝義根。即同死人。此譬者之識塗。亦勝義根之用事也。

常州天寧寺內。有西堂師。名不二者。禪定功深。不預世事百聞。砲聲隆隆。偶詢香火。香火答以今日爲冬至節。武營中例須放砲。師曰。明年此日。我有些事須料理。爾可寫出。貼之壁間。屆時可告我知。勿忘也。至次年冬至日。香火聞砲聲。猛憶所囑。急告之。師曰。爾可取溫水來。我欲浴。香火曰。今日甚寒。且例浴在此。何必今日。師曰。第取水來。勿違我囑。香火取水至。師入浴畢。即披衣坐榻上。圓寂矣。此十餘年前事。友人親目所覩者。嗚呼。生死自由。可謂之大自由。

今人崇尚自由。佛則說自在。今人之自由者。往往有侵害他人之自由。佛之自在者。不但使一己自在。并欲使人人自在。物物自在。

宋時有紫陽之徒。與人爭辯。謂男女有別。實人類之至理。世傳天人天

女。隨意游嬉。乃必無之事。凡事非我目所親見者。我必不信。人無以難也。惜此人生宋時。不見今日歐美男女之交際耳。夫同一地球。同一人類。便已有種種不同之處。而欲以鼠目寸光。測無量世界之事理。亦見其不自量而已矣。

西人言無龍鳳。亦彼未之見耳。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五月間。山西平陽府姑射山。曾來一鳳。駐於隔河之高岡。遙見百鳥同隨而舞。月霞法師親見之。至八月始去。上古之時。人與禽獸相雜而處。迨至後世。人之業力與禽獸暫相隔離。是以鬼魅精靈之感。亦日希也。

年來吾國人之道德墮落。幾於無惡不可作。無事不敢爲。實爲中外古今所未有。而推原其至於此極之因。則破除迷信一語害之也。蓋此輩人無不以破除迷信自命。此四字之毒。遂中於全國。近來高級學校中。頗有鑒及於此者。而一般女學小學。其中無識之教員。詡詡然以此等

名詞。方日日以詔其徒侶。而無一人敢正言以相救。嗟乎。誠不知伊於胡底矣。

有某君者。不詳其姓名。以思子情切。不遠數千里。來滬視其子。子令守門人拒之。且出惡言。某君守門外數日。不得見。痛哭而返。又某某者。席捲其家中資產。東渡游學。以致其父爲丐。其母爲傭婦。某某者。竟絲毫不掛懷。又某某者。值光復時。其家父兄遭害。竟袖手不相救。而此三人者。皆自命爲破除家庭迷信。以家庭革命爲主義者也。又某君者。亦素抱此主義。近日其子已長成。待某君之無情無禮。尤甚於彼之待其父。某君語人曰。吾實爲破除迷信一語所害。而不知眼前受報。乃如此之速云云。此皆吾親眼所見者。追憶二十年來。其中興衰變幻。禍福倚伏。歷歷在目。因果分明。旁觀者固瞭如指掌也。

世人往往以因果之說。目佛教爲迷信。而不知佛之說法。由淺而深。其

爲初心人說法。乃有業報善惡因果。勸其修十善。免墮三途。此爲人天教。尙非小乘也。次說小乘教。依因緣而悟生空之理。修自利行。取灰斷果。關於利他。故名曰小。次說大乘法相教。即相宗也。次說大乘破相教。即空宗也。破法相之執。謂一切諸相。皆非實有。如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卽無一切境界之相。蓋心不孤起。託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現。心空卽境謝。境滅卽心空。以皆假託諸緣。無自性故。又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依此宗言。則無業無報。無修無證。人我俱空。善惡何有。業報本無。因果何屬。須知佛說因果。卽破因果。不立法。不捨一法。嗚呼。謂世人迷信則可。謂佛迷信不可也。謂他教迷信則可。謂佛教迷信不可也。

或者曰。因果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然則世人將無所戒懼。一意爲惡矣。

可奈何。應之曰。永嘉禪師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了與未了。爾但自問。爾心可也。且所謂了者。破見思二惑。斷盡煩惱。出三界。了生死。此小乘阿羅漢之了也。念佛持名。求生淨土。花開見佛。便證無生。此求生西方者之了也。衆生無盡。我願無窮。渡盡衆生。方證菩提。此大願菩薩之了也。了之法不一。皆在爾自心中也。（如人忽無故批爾頰。能不動念否。節節支解時。能不動嗔否。妻子財產。能無絲毫繫念否。此了與未了。最易自驗者也。）

且佛教要旨。曰人人是佛。又曰即心即佛。是以古德。有時且呵佛罵祖。亦屬不妨。嗚呼。是真無我相者也。而世人猶以迷信冒佛教。實不知佛教真象者耳。

按迷則信。信則迷。佛教最上乘。亦不信。亦不迷。

友人家畜一犬。名之曰人心。蓄一婢。名之曰人面。余怪而詢之。友曰。此

犬甚忠於主。而婢則無惡不作也。每日遇飯時。犬必守於廚下。見婢儻食輒號之。遇婢盜物輒號之。是婢有畜意。而犬有人心也。又友人家一僮。人詈以不要臉。輒無愠意。余誠之曰。人至不要臉。便與禽獸無少異。此詈之最重者。子受之而毫不介意何也。僮曰。余嘗聞人言。邑宰某某者。只要錢不要臉。夫邑宰者。居則坐堂皇。出則鳴鑼辟衆。非世間最榮之人乎。余得與邑宰同其稱。又何怨焉。近日北京有德人蓄一犬。甚解人意。如人呼其名則搖尾。呼以狗則作不悅之狀。如詈以不要臉。則叫號終日不食。視爲無上之奇辱。（此犬現在北京警犬研究所德人之所贈也。）或曰。世間有初世爲人者。亦有初世爲畜者。此二人者。或由畜道受報已畢。而初世爲人。其畜性尙存者乎。此二犬者。或由人道而降爲畜。人心尙未盡泯者乎。余曰。是不可以一概論。大凡成佛升天。爲人作畜。一切報身。各隨其意念之所在。而報身乃隨之而有。如影隨形。

無忝累之差。人而具畜心者。自必生畜道。畜而具人心者。自必生人道。業由意造。相隨心轉。自心發現。初非由他神道得而管理之也。今世界之畜類。而有人心者。百萬中乃無一。(如一杯水。其中已有微生物若干類。一池水。其中沙虫動物不下數百萬。畜類之數甚衆。蓋不可以數計也。)人類中而具畜心者。竟滔滔皆是也。可不懼哉。嗟乎。余有一言。敬告吾人類之同胞曰。人身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一失人身。萬劫難復。

隨境所觸。成詩五絕。曰殺魚。曰殺畜。曰殺禽。曰殺蠶。曰殺人。皆紀實也。詩錄如下。

殺魚

蘇州山塘河水盈盈。古放生池也有禁止捕魚石碑。卓立河干。近因湖水漲入。幾於挨戶設網。肆其烹割矣。嗟乎。逃生無路。與歐洲戰場之人同一可悲也。

人自放生。君果腹。前人嘉惠爾曹多。不留餘地逃生命。近水家家布網羅。

殺畜

處州鄉人殺一母羊其小羊哀母死流淚成血數日不食死

一樣傷心血淚垂。拚將身死總堪悲。羊兒尙有思親意。愧煞家庭革命兒。

殺禽

年前寄禪上人爲余言樹有鴿巢巢有數雛一日爲髮匠上樹搜其巢雛墜悉斃母鴿見而哀啼往來飛躍其狀如狂少頃亦斃匠剖其腹則腸已寸寸斷矣此與許真

君射得一幼鹿鹿母舐唐不活斷腸而死者正相同也

慘禍橫飛劇可傷。霎時如醉復如狂。奪將懷抱嬌兒女。便屬微禽也斷腸。

殺蠶

烈火熏蒸熱湯煎沸每年慘死者不下數萬萬之多誠可哀也

情絲自縛總前因。不道纏綿誤此生。猛火煎熬千萬命。可憐祇爲綺羅人。

殺人

遠則歐洲之戰伏屍千萬近則粵東之爭居民塗炭嗚呼人類何忍出此

未明恩怨原平等。竟把貪嗔火自燒。人類文明誰管得。自由殘殺到同

胞。

如有和作
甚爲歡迎

經載人壽十歲時。女生五月。即便出嫁。有穀名稗子。爲第一美食。如今杭糧。以爲上饌。所有酥油鹽蜜甘蔗。一切盡沒。唯行十惡道者。爲人所敬。今世人對於忠厚居心者。多相欺陵。幾至不能容於社會。其奸巧作僞者。人人且樂而效之。蓋相去亦無幾矣。又云。人壽十歲時。母於其子。極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猶如獵師。見彼鹿已。極有害心。嗟乎。今之唱家庭革命者。其相去更有幾也。

石君賜侯（保極）近過湖北廣濟縣。見浴禪宗四祖井。在典史署前。土人呼爲浴佛井。千載猶存。不隨劫灰銷盡。喜而賦詩紀之。遠道寄示。特錄於此。浴佛井云。半規古井淨無埃。佛母臨流浴聖胎。未許波旬藏芥

子。好憑水月洗香孩。微官似鳳曾栖棘。（自注四祖俗姓司馬其父嘗爲廣濟尉。誕四祖于此。）妙諦如花合問梅。法眼傳燈三十二。風雲猶護說經臺。

近見著述中。有以事相誣者。初欲辯之。繼念身外浮名。本無足爲輕重。但問事實之如何而已。胡用辯爲。更思吾輩從事報紙。冤抑之事。亦日日難免。或投稿人詭言報怨。或訪員挾仇濟私。任事者未必有心。而惡口妄語。兩惡業。要不能不分任其責。十年來。凡他人之受誣者。殆指不勝屈。今日偶及己身。以報施論。實理之當然。且因此或可消口業之萬一。是誣我者。實足以警我益我也。于是意念泰然。遂決計不辯。雖然。此尙爲世法平情之論。而非究竟之解脫也。因憶蓮池大師竹窗隨筆。有聞謗一則云。經言人之謗我也。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全無真實。若因此發瞋。則鵲噪鴉鳴。皆應發瞋。

矣。其說甚妙。而或謂設彼作爲謗書。則一覽之下。字字具足。又永存不滅。將何法以破之。獨不思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況一字一字皆從篇韻湊合而成。然則置一部篇韻在案。是百千萬億謗書。無時不現前也。何惑之甚也。雖然。此猶是對治法門。若知我空。誰受謗者。余三復斯言。願吾讀報諸友。同悟斯旨焉。

常州天寧寺退院冶開大師爲余言。寶應界首鎮有朱孝子者。以剃頭爲業。生性至孝。其事父母也。早夕必請安。其進食有一定之規則。如需何蔬菜。需何點心。皆以奉父母命而後遵行。父母去世。日夕傍塚請安供食。一如生時。菜蔬點心一一請命。亦如生時。不過易以籤卜之法。日夕如此。雖風雨無間阻。其母生時極懼雷。孝子每逢雷雨時。輒至塚旁。呼母曰。兒在此。勿懼也。每見乞丐髮長者。即呼曰。余爲汝剃。不須錢也。營業有餘資。亦悉以之布施羣丐。于是朱善人之名。幾無人不知也。同

治五年。清水潭壩倒。狂流急注。一片汪洋。孝子乃于坎旁立一木椿。以繩一端繫椿。一端束己腰。乃呼父母曰。兒在此。長伴父母。大水雖來。亦不能冲兒去矣。水至距坎前不遠。四面皆壁立。如一城然。堤土救水之官民望見之。大爲驚異。詢其人。乃感知爲朱孝子也。計坎之四面。其田約九百餘畝。不遭水害。收成極佳。可謂奇矣。李文忠曾爲之建坊奏請。並以表旌之。然孝子仍習舊業如故。一切行爲。悉如平日。不稍改變。曾文正督兩江時。聞其名。召孝子至。賜之坐。囑其改業。孝子曰。剃頭一事。爲吾祖業。歷代相承。不敢改也。曾聞其語。頗不以爲然。稱之爲愚忠愚孝云。按孝子此言。至純潔。至高尙。坦然天真。毫無作僞。其眞愚也耶。嗟乎曾氏。烏足以語此。

三界六道。正報（如天人鬼畜是）依報（如天人鬼畜所處之境界是）世人以目所能見者（如人畜之類）則謂之有。以目所未見者（

如天鬼之類。卽謂之無。不知一切物。不可謂之有。亦不可謂之無。蓋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何以故。一切心造故。因果輪廻亦同此理。以一切皆由心造故也。明乎此理。則迷信之說破矣。

辦賑某君。以私事勾留。遲到災地三日。災民因之餓斃者四十人。不數日。某君方食。見四十鬼。悉來索命。扼其喉。不令食。舌拖長至尺許。其苦萬狀。家人環跪求恕不可。延僧放燄口。施食。拜懺。作水陸種種法事。計費去一二萬金。僅脫薦五鬼。其餘三十五鬼。未得超度者。仍索命。某君竟絕粒以死。死時喉間青腫。指痕宛然。此余所親見者。其鬼之靈著。因果之昭彰。誠爲罕覩。當時見者。無不悚然。

昔有兩婦。時以有鬼無鬼相爭。一婦曰。吾終不信其有。以余目未親見故。一婦曰。井中之蛙。目所見者。數尺之水。與數寸之魚而已。使語以江海之間。其魚吞舟。其浪掀天。且言種種水族。千奇百怪。蛙必曰。吾終不

信其有。以余目未親見故。此言雖俚而近理。近時新學界諸子。其亦有愧于此婦者乎。

歐戰之開。各各禱告其教主。欲乞求教主之靈。佑其得大勝利。助其殺敵致果。而所求之教主。却同屬一耶穌。戰禍經年。其殺人之多。爲千古所未有。教主有靈。胡爲若此。至佛教中人。則決無因教人之事。而求佛之助佑者。推其故。則佛教中尙讓尙忍。雖人割其肉。而亦不生嗔恨心。所謂忍辱波羅蜜也。西教黨亦尙讓尙忍者。則雖有此次之戰禍。其殺人之多。亦不至此之甚矣。此以事界論也。如以理界論。則佛教第一要義。曰無我相。嗚呼。互相殘殺。皆一我相害之也。

耶教所謂天父。能造萬物。蓋即婆羅門中所謂大梵天王也。按百喻經云。婆羅門衆言。大梵天王是世間父。能造萬物。造萬物主者。有弟子言。我亦能造萬物。實是愚痴。自謂有智。語梵天言。我欲造萬物。梵天王語

言莫作此意。汝不能造。不用天語。便欲造物。梵天見其弟子所造之物。即語之言。汝作頭太大。作項太小。作手太大。作臂極小。作腳勢小。作踵極大。如似毘舍闍鬼。以此義當知各各自業所造。非梵天能造。諸佛說法不著二邊。亦不著斷。亦不著常。如似八正道說法。諸外道見是斷常事已。便生執著。欺誑世間。作法形像。所說實是非法云云。又按釋迦佛降世時。大梵天王見佛之光明身量。大爲驚異。謂此光明與身量。實非彼心中所能有。一時頓悟一切萬物。並非彼所能造作。當卽首先歸依。得阿羅漢道。大梵天乃色界天。初禪三天之一。(一梵衆天。二梵輔天。三大梵天。)此天身衣隨意無復男女。但以禪定法喜爲食。蓋非脩四禪八定。欲念斷盡者。不能得到。今日西教中人。不但不能斷欲。而且不能斷殺。但多脩人天福報而已。恐未易便臻梵天境地也。

近時美國研究佛學者。往往專意求得神通。聞已頗見效果。以致理論。